

搜检大观园暴露出的各种丑恶人性

完

名家论坛



王蒙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王蒙的红楼梦》是王蒙在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作讲座的文字增订本,是王蒙几十年阅读研究《红楼梦》的精华集结。他以饱满的诗一样的语言,赞颂大观园里的“青春万岁”,剖析读者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带入书中的角色而一同悲欢……王蒙是杰出作家,所以有文学家的激情;王蒙是学者,所以有社会学家的冷静。由此交织出《红楼梦》一直以来可意会而难说清的悲喜共鸣!

上期回顾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人都歌颂鸳鸯,说她太棒了,因为她谁也不嫁,不愿做小妾,哪怕是公认靓仔俊小伙的贾宝玉她也不嫁,最后为贾老太太殉葬而死。但这种思想值得提倡吗?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就这么愚忠地死了。

大观园里最凶险的是对青春的讨伐、对青春的扫荡、对青春的重创。这就是前八十回快要结束时的搜检大观园。

傻大姐捡到一个荷包,荷包上绣着两个没穿衣服的男女,被邢夫人碰上了,邢夫人就把这个送到王夫人跟前。王夫人一看到这个不雅物品,吓得浑身发抖,真是跟晴天霹雳一般,跟白日见鬼一样。她马上判断是王熙凤的,她就直奔凤姐那边,喝令平儿出去,进行个别谈话,审问责备王熙凤。然后她任命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为急先锋、稽查队长,对大观园各处翻箱倒柜进行抄家式搜检,借这个机会清洗了一大批王夫人不满意的人,包括晴雯、司棋、芳官等。这事搞得鸡飞狗跳、腥风血雨,简直是不得了。这是一个关键,从此,充满了青春欢乐和美丽真情的大观园变成了一个萧索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阴谋到处、令人不忍目睹的地方。

搜检大观园事件还有一个权力格局的基础。贾府一直有个矛盾,贾母信任王熙凤,偏爱贾政王夫人和宝玉,也就有不得烟抽的人如贾赦和邢夫人。所以,邢夫人从傻大姐那里得到不雅的荷包,喜出望外,她让王善保家的给王夫人送去,这等于下战表,是将王夫人的军。她的潜台词就是:你们这条系统,你和你的内侄女管这个大观园,已经败坏到了什么地步!

由邢夫人下战表,由王夫人接战表,使王熙凤暂时靠边站,而由邢夫人的陪房亲信王善保家的任“风化侦缉队”队长。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每个人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晴雯。晴雯对王善保家的带着批人来搜检非常反感。形势对晴雯非常不利,因为王夫人已经放下话,对晴雯就当个坏人当狐狸精来对待。晴雯也是憋着一口气:你

不是要来查我吗?她就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哗啦全倒出来,你查吧!你看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有犯私的没有?有犯忌的没有?有来源不明的没有?这样就给了王善保家的非常不好看。这是晴雯,她有这么多非常强烈的反应。

有些人的反应就是胆小如鼠,吓得不得了。晴雯表现出她的反感和不计得失的反抗,而号称比较具有反叛精神反封建意识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对搜检大观园毫无反应,这是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我不能不得出一个我非常不愿意得出的结论——贾宝玉实际上是非常怯懦的。对林黛玉我也不明白,平常越是小事她越计较,这次跑到她房里翻箱倒柜,她反而若无其事?莫非有的人只是小处反叛,而一闹大了,就反而老老实实了?

贾宝玉作为贾家最核心的人物,是个小少爷,可以任性胡闹,可以吃丫头上擦胭脂,可以跟糖一样粘在人家身上……但在王夫人面前,在贾母面前,在王熙凤面前,他从来不敢替那些忠心耿耿的丫头们说一句话,他没有。贾宝玉其实是极端怯懦的,我甚至要说他是极端自私的。像把金钏逼死,金钏刚跟他逗一句,被王夫人“啪”的一声打了一个嘴巴,打得她投了井。贾宝玉他就不能帮着说一句话吗?王夫人那样痛骂晴雯,他也不敢说一句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贾宝玉的怯懦。

甚至我也怀疑林黛玉的怯懦。林黛玉的本领就是治贾宝玉——因为贾宝玉太爱你了,所以你跟贾宝玉那儿没完没了。这王善保家的什么玩意儿,这么个个人,带着一批人如狼似虎地开箱倒柜,一件一件地检查,等于是抄家,按说林黛玉那么有尊严的人,你不能骂两句,说“你滚出去”吗?你不能骂,你还不能哭吗?她也没有哭。

搜检大观园事件中,还有个人的

表现很离奇。我说的是惜春。惜春是个小孩,贾家这一辈中最小的姑娘,爱画画。惜春跟上面这些事都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人说过她不好。她为人清高,也不贪热闹,也不去求宠,也不去说任何人的坏话,看来惜春是最好的人了。可是,在惜春身边有个伺候她的丫头叫入画,搜检时在入画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些财物,也是有来源的,是她哥哥伺候贾珍得的赏银赏物,一些银子衣服袜子什么的,让她收着的。出了这场面,惜春的态度是要把人画轰走——我这里不要这样的人。后来连尤氏都来央求惜春,说入画一直不错,她这些财产是有来源的,并没有财产来历不明罪,都证实了是贾珍送给她哥哥的,你为什么非要把她轰走呢?你给她留个改过的机会……可惜春说:我就怕你们这些肮脏肮脏的人,我就怕你们这些肮脏肮脏的事!其清高的另一面很是惊人,是绝对的自私、绝对的无情、绝对的只顾自己。《红楼梦》的这一笔,令人寒心,也令人深思。自命清高的人可能非常自私,傻里傻气管闲事的人可能助人为乐,但助人为乐的人又可能手伸得太长,呜呼,要了命啦!

那么,搜检大观园事件里也有个人形象非常高大,令人难忘,就是探春。

探春从一上来在理论上就和老太太发生了分歧:探春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观园没有太严重的问题;可老太太说不行,要从严要求,要防微杜渐,这些人都靠不住。这已经够厉害的了。探春还有一段话,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自杀自灭是最危险的,从外边杀过来杀不灭。这么大一个家,这么有力量,但我们现在自杀自灭起来了,自己抄自己的家了,早晚有抄家的日子……她的话说得非常厉害。

探春面对王善保家的更显得正义凛然,她说:你要知道,我这人心

毒,丫鬟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放在我箱子里,你想搜就搜我,搜丫鬟们是不可能的,搜吧!就把自己的箱子打开。王善保家的得寸进尺,给她鼻子就上脸,她搜完了后,居然还过来对探春作搜身状,这时候探春说:什么狗奴才敢动手动脚的!“啪”一个嘴巴扇得王善保家的几乎倒在那里。然后王熙凤说:你这老嫂子也太不知进退了,竟敢随便动小姐的身子,这不是自找没趣吗?探春这一个嘴巴打到王善保家的脸上,是《红楼梦》里最令人痛快的事。我看《红楼梦》里没有哪件事能痛快,就打的这嘴巴痛快。像王善保家的这种挑拨是非、仗势欺人、迫害善良、耀武扬威、狗仗人势的奴才,缺的就是探春打嘴巴!

我说过,《红楼梦》是一部让人看着窝囊的书,但我们看完了《红楼梦》后并没有得抑郁症,我们看完了《红楼梦》还爱看,靠的就是探春打的这个嘴巴,余音绕梁,三百年不绝。挑拨是非、仗势欺人的狗奴才们,你们就等着这个嘴巴吧!

搜检大观园的结果是惨不忍睹。好好的驱逐了晴雯,使得晴雯活活气死病死,“伟大”的贾宝玉偷偷去看了趟晴雯,就被说唱至今。其实晴雯是为宝玉死的,病补孔雀裘不也是为他吗?却使得已经患重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的晴雯病上加病。芳官如何如何,还有那个小丫头四儿说过的什么笑话,王夫人那里都知道了,连宝玉也怀疑起袭人来了,被袭人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还有司棋,她与表弟潘又安有私情,曾被鸳鸯发现,并被鸳鸯掩护。此次搜检后被逐,司棋满不在乎,她没搞“不奴隶,毋宁死”,她是等着出去与表弟过好日子。倒是潘又安败退逃走,司棋殉情,最后潘又安也殉情了,称得上惊天动地鬼神。此次搜检大观园真是血债累累!

军医坚决不同意跟赵半括回野人山

7

惊悚悬疑



南派三叔 乾坤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六十多年前,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胡康河谷尸首如山,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

只在隔年,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不容质疑、绝对服从,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他们要去寻找什么?那片看似平常的丛林诱惑着他们、捕猎着他们?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他们愕然发现,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

上期回顾

赵半括结束审问被放了出来。出来看到了小分队其他三人:军医、王思毫和小刀子,他们也和他一样刚接受完审问。赵半括回到营地无所事事,一天喝酒时,他突然被几个人绑走了,并升了官,但要他重回野人山。

赵半括心里一惊,那种装出来的淡然瞬间就崩溃了。这些日子来,那些为了任务丢掉性命的小分队成员时不时跑到他的梦里,而现在参谋长旧事重提,一下就把他心里充满了愤慨和排斥。他忍不住张嘴问道:“我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可我想问一下,一个东西就那么重要?长官,小分队的那么多人,他们就那么死了,值不值得?生死到底由谁说了算?是你们这些长官,还是我们自己?”

这话以他的身份来说,可算是大胆至极,参谋长却并没有发怒,静静地听完,很深沉地说道:“值不值得?远征军十万进缅,现在剩下的人不到四万,你说,那些死了的远征军兄弟,值不值得?我说他们为国而死,英名留史,岂能不值?但他们的父母呢?也许会认为不值得!因为人毕竟是死了。国和家,这一大一小里,谁能说得通?不过,你这个问题,我倒是可以告诉你答案,值不值得,你看了那个东西就会知道!”

赵半括不说话,参谋长停了停,换了缓和点的语气道:“你也看到了,远征军不同往日,大反攻已经开始,到时,十万大军,都将是你的掩护!而你,将是队长。装备、武器,都会是最好的。你这次不孤胆、半括,因为你将会有十万兄弟与你同行!”

赵半括被那句十万兄弟同行说得浑身一热,猛地抬起头问道:“长官,你说的是真的?”参谋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地上捡起一根短树枝,在地上画了一幅地图一样的东西,然后问道:“知道这是哪里吗?”他点头道:“那是野人山。”

“对。”参谋长在那幅地图上又点了几个点,继续说道:“这里是于邦。半括,这个月底,咱们的新一军,就会从这里,从缅甸野人山南部区域进入,开始彻底的大反攻。”

从野人山反攻?赵半括不敢相

信地抬起头,参谋长盯着他的眼睛道:“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如果失败了,这次大反攻即使胜了,也是白胜!你知道孙立人将军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嫡系新三十八师作为第一梯队吗?因为他要给你们这帮兄弟最好的掩护!日本人也许已经得到了那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位置,得不到也要毁了它。”

赵半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已经蒙了,心里建立的拒绝防线开始崩塌。参谋长伸脚把地上的地图踢散,回头道:“走吧,半括,我让你看一个东西,你看完后,再决定去还是不去,好吗?”赵半括还能说什么,面子、道理,参谋长已经给足了,他咬咬牙,跟了过去。

碉堡里,一个上校军官把一个封得非常严实的大铁箱子打开,赵半括看到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还有几张文件。参谋长面色凝重,手指向箱子,用力道:“你先看,然后,咱们好好聊聊!”两个小时,赵半括重新站在了碉堡的门外,他终于答应以小分队队长的身份重回野人山。也终于真正明白廖国仁第一次进野人山时的无奈,那种知道真相,却不能对外人明说的感觉确实难受。先知先觉的感觉让他有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回到了宿营地,刚才见到的上校却追了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一个纸袋道:“这些,参谋长说你一定需要!”那是一查资料,第一页赫然就是小刀子的照片和他的一些身份介绍说明,接下来是军医,还有王思毫,更下面的则是一些他不认识的人。赵半括立即就知道这是什么了,一下感觉十分微妙。他坐了一会儿,把纷乱的情绪压了压,最后决定先找军医,从资料上看,这老草包离他最近。

找军医还费了不少周折,他根本不在自己的帐篷里,左右问了一圈,才在营地中间的一顶帐篷里找

到了,迎面就看见他和一帮散兵围着吃五喝六,打牌打得像吵架,赵半括看了一会儿,发现军医没有理他的意思,不由得好笑地走上几步道:“老哥,我需要你帮忙。”

军医不等他说完,立刻摆手道:“不管是什么,免谈。”赵半括无奈地看着他:“我还没说找你做什么,就免谈?”“现在这时候过来,能有什么好事?”军医哼了一声,“总不会是给老子升官的。”

赵半括被噎得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想了想,还是咬牙把想找他再进野人山的事说了。军医听到一半就拉下了脸,迈开脚就朝外走,嘴里叫道:“老子不去!我这条烂命,上次没扔在那里,已经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你他娘的还让我上那野人山?”

赵半括有些无奈,他明白军医的心态。看着军医,他本想说几句狠话,但他那副颓废的老相让他心里一酸,他想了想,先转身走了。

小刀子的驻地很远,并且见了他也没有好脸色,一直玩着手里的匕首,赵半括一边说一边心里打着鼓,他很担心这位会直接用匕首拒绝他。但小刀子听后,只是淡淡地说道:“还是回野人山?好,我去。”也不等赵半括作出反应,就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帘,突然又站住道:“不过,那些新入队的,要交给我训练。这一次,我不会拖累任何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拖累我!”赵半括完全被小刀子的冷酷给镇住了,好一阵才站在小刀子帐篷外说了句:“刀子,谢谢!”

找到王思毫时,这位正因为大反攻的事在师部的办公营地里忙得不可开交。和其他两个人的反应完全不同,看到他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很高兴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茶。

“其他人呢?”听完赵半括的来意后他没有直接答应,抬着眼镜

道:“他们怎么说?”在听到军医没答应还一副不怕死的样子时,王思毫嗤笑一声:“这老草包,半括,你应该给他点厉害看看,他那种人,不见棺材不落泪。”

拿不准王思毫的意思,赵半括含糊地说道:“是,我回头再去找找他,现在是你的问题,你帮不帮我?”

王思毫停了停,眼神躲在眼镜后,没有表情地说道:“拿了那东西回来我就知道,咱们这帮人早晚有这么一遭。咱们是没想到他们会让你当队长,不过这样也好。既然回去是参谋长直接下的令,作为军人,我答应。”

赵半括感到一阵欣慰。王思毫的心思比他缜密得多,有他帮忙,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会很通透。话题又转到了军医身上,王思毫推着眼镜有些奸诈地笑道:“对他,我倒是有个办法。”

第二天上午,在王思毫的授意下,一队宪兵到军医的帐篷里,把正在睡觉的军医拽起来,接着宣读密令,意思是军医有令不受,威胁到了军事机密和部队的安全,经参谋部决定,对他实施军法处置。军医马上大叫起来反抗说自己没有犯法,宪兵哪听他的,把他的军服一扒,五花大绑地塞到了一辆车里,开到营区一个基地里,把老草包往一间屋子里一推,上了锁就离开了。

而另一边,新队员的挑选并不顺利,他们面试了一上午,发现那些人没一个能用的,不是太年轻就是太不靠谱,还有一个一听到去野人山,直接就开了小差,结果被宪兵追了回来,打了三十军棍。

“下一个。”赵半括已经快要失去信心,翻着纸道,“把土匪叫进来。”很快,一个身形高大的光头走了进来,吊儿郎当地进来后也不说话,就在那里站着。